



清早，几朵蓝色的牵牛花早已打开天空。

我正愁着周末童诗公益课写什么？看着窗外矢车菊蓝的花朵，心里有了答案，顺手摘下几朵花儿去上课了。

公益课活动由望城区文联联合大泽湖街道组织，我作为写作爱好者和语文教师很想为孩子们上一次童诗课。进入大泽湖街道盈峰翠邸雷锋驿站，架树烟熏红的叶片薄亮薄亮的。桂花满树，落地而香。顺着秋凉的风，我和来上童诗公益课

的孩子们见面了。

我手指转动着牵牛花跟他们打招呼：“小朋友们好啊，我是今天来上课的语文老师龙点睛。”

“好有趣的名字啊！好漂亮的牵牛花啊！”在长沙城内久住高楼的孩子们见到牵牛花，眼里眨出星星来。他们看了、闻了、摸了，都想拿一朵放在本子前。

于是，趁着花还鲜香玲珑，我们聊起了“写作像什么？”。

有趣的孩子们，在牵牛花前畅所欲言。

他们说写作太难了，就像一张紧闭的门，一堵翻不过的墙，一座巍峨的高山，一条淌水的河流，一座独木的断桥……

我听着，故不作声。这到底有多难啊，可是这些诗一样的短语，却分明像一朵朵动人的牵牛花串成了花的藤蔓。

我轻轻地告诉他们：我们不怕，写作就像一朵牵牛花要开花一样，自然地就开了，我们就自然地写吧。

孩子们问：“老师，写牵牛花吗？”

我回应：“是的，写几朵牵牛花的诗。”我用叶嘉莹先生这句“诗，是走动的心”和孩子们交流。

他们说诗就是要带着心出去看山看水，要把看到的听到的都从心里翻译出来……

我想，我不用多言，他们已经走到了诗的心里了。

“那就开始写吧，走到牵牛花的心里去写几句诗。”

笔尖沙沙，像蝴蝶和花朵的吻，轻轻；像新芽探出枝丫，闪闪。

不多久，他们就写成了一首首牵牛花的诗，我一首首地读，一首首地赞美，心随之漾动着蓝色的涟漪。

你们听，这个小男生写得多动人：“窗外有朵牵牛花/像一个小喇叭/喇叭里有小鸟的歌声/每天听着它的歌声/笑哈哈。”

我和孩子们商量将诗制作成卡片挂到大泽湖的桂花树上去，让更多的人读到我们心里走动的诗。

此时，秋阳如蜜，高楼里孩子们的耳朵里盛满小鸟的歌声。

窗外，大泽湖畔桂花香里几声鸟鸣远远传来。

龙点睛（湖南师大附中星城实验青石学校小学语文教师）

在长沙开画廊的我喜欢绘画，最爱逛的地方，就是画与美相关的地方，美术馆、古建筑和老街常去，树木葱茏和开满鲜花的山野也是我的所爱。

长沙的美术馆很多，李自健美术馆就非常引人入胜。高雅精致的油画国画，生动活泼的雕塑和花花草草，映入眼帘的全是“画”之美。每有新展，我必先去研学一番，一幅幅打动人心的作品，让我流连忘返。我还喜欢那里的池塘和天鹅湖，池塘边黄色的芭蕉花和紫色花序，白色亭亭的睡莲，再现莫奈油画《睡莲》的光影。天鹅缓缓穿梭于睡莲之间，优雅从容。加上蓝天白云投影水面，各种色彩互相映衬，美得让我有立刻画一幅印象派油画的冲动。

湖南美术馆也是我常去的地方，他们的创意常令我叹为观止。今年更是打造了名为“种子派对·童年艺术计划”的长沙地铁艺术季活动。溁湾镇地铁站的空间成为沉浸式艺术现场。数字艺术馆光影流转，将画作演绎得生动梦幻，如童话世界般美好。换乘通道的“三分钟艺术长廊”展出孩子们充满想象力的画与诗，不加修饰的笔触色彩，很有感染力，观者也仿佛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。地铁四号线“种子派对”主题列车，更将童心童趣与梦想融进每个角落。他们的诗句简单却蕴含哲思，像阳光一样清温暖暖。乘坐地铁不再是沉闷的事，而是艺术走廊中的漫步。这样的活动，让展览不止于美术馆之内，而是延续到日常生活的场景。可以说，在长沙，艺术不是供奉于高高的殿堂，而是流动的，亲民的，随处可见的，像一条源源不绝的河流，滋养了人们的眼睛和心灵。

住在长沙画里

文爽英（行深画廊工作人员）

在任何一座城市，公交站台从来都是平平无奇的，可在长沙，八角亭公交车站却别出心裁，有用凡·高油画星空主题作为灵感的巨型灯箱装饰。每当夜晚亮灯时，这里呈现出璀璨夺目的效果，仿佛置身凡·高当时所见过的星空。普通的公交站台，因一幅传世名画而焕发新的光彩。一座城市的浪漫情怀，是艺术点亮的。这灯牌虽于今年十月底已撤下，却留在不少像我一样不经意间与他対视过的人的记忆当中。

新长沙，老茶馆越来越多，影响力越来越大。茶馆里有各种表演，地方戏曲、变脸、萨克斯、歌舞等，总有一款是你喜欢的。坐在斑驳怀旧的椅子上，泡上一壶茶，摆上几碟蓼花子、花生，百粒丸、酸菜猪血或小碗菜，三五好友边聊边享受美食，很是惬意。某些老人更是早上开门便坐进来，点份包子、油条、甜酒冲蛋，看节目玩扑克，开心度过一上午的时光。这里人气旺，独坐也不会觉得孤单，总会有人问了：“可以拼桌不？”我曾在东茅街茶馆偶遇广州过来的母女，她们和我拼桌。那位母亲说，每个月都要来长沙玩一趟，橘子洲头、岳麓山和黄兴路步行街、坡子街、太平街，她们都很熟悉，她们特别喜欢长沙茶馆的氛围和老长沙小吃。我顺便推广了一下老长沙“糖垛肉”包子的老吃法，她们吃过后非常惊喜，直呼美味。她们看到有些画家喜欢到马王堆茶馆来，用画笔记录那些喝茶的人。她们说：“茶客看他们画画，也是其乐无穷。”茶馆多由老厂房改造而成，装修很有艺术氛围，反映老长沙生活的墙画，舞台栏杆太师椅和高几上的插花，都是旧时风俗。风车家具和蓑衣斗笠，让人穿越到从前岁月。烟火气与民俗艺术放在一起，是熨帖和温情的，幸福因此具象化。

偶尔，我也会背着美术包四处写生，在长沙，五彩斑斓的城市中心，古朴的老街，湘江边与浏阳河畔，树木葱茏的山间，循四时开花的公园，都给我灵感。

我住在长沙的画里，我的眼睛和心灵被长沙的画滋养着，被画滋养的市民是幸福的，难怪长沙总是被评为幸福城市，住在长沙的画里也是原因之一。

湘江的水，依旧是那般汤汤而流，带着亘古的沉静与力量。但这水，早已不是百年前的水了。流经了“怅寥廓，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”的叩问，融汇了“到中流击水，浪遏飞舟”的壮志，它便不再是纯粹的自然之水，而成了一条承载着精神与气韵的历史长河。今年，恰是《沁园春·长沙》创作百周年，我循着这水声，又一次沿着湘江向前跑，庆幸自己赶上了一个风华正茂的时代。

站在麓山脚下，对岸橘子洲头的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塑，在秋日澄澈的阳光下，轮廓格外清晰，那眉宇间的沉毅，似乎正与百年前的自己，也与今天的我们无声对话。江中，游轮与货船交织穿行，美孚洋行旧址乐之书店楼梯的“浪遏飞舟”造型，似乎已化作今日“通江达海”的繁忙，脚下仿佛能感受到历史脉搏的震动。

身后，是一条毛泽东同志求学时常走的路。从爱晚亭的红叶小径，步入岳麓书院的深深庭院，时空仿佛在此折叠。“惟楚有材，于斯为盛”的楹联下，是摩肩接踵的年轻面孔。他们或驻足于“实事求是”的匾额前凝思，或在我亦曾“打卡”的那副66字长联下轻声诵读：“君亲恩何以酬，民物命何以立，圣贤道何以传……”沉甸甸的追问，穿越百年烟云，依然撞击着每一位来访者的心灵。这份“忧乐圆融”的担当，正是从这千年学府的根脉里，汨汨流出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湖湘子弟。

橘子洲头“指点江山”的激情，从未断绝。它曾在抗战的烽火中，化作湖大学子投笔从戎、血洒疆场的决绝；它也在八秩春秋后的今天，焕发出新的时代华彩。就在不久前，湖南省委书记和省长分别率队，奔赴人才荟萃的上海与北京，向天下英才发出“背起双肩包来长沙”的邀约。新闻画面里，他们言辞恳切，眼神中既有求贤若渴的焦灼，更有对三湘大地未来图景的笃定。这是一种在新的时代浪潮中，“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”的主动作答，是一种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，为湖南发展、为强国建设广纳贤才的“忧乐情怀”。他们将“心忧天下，敢为人先”的精神，从岳麓书院的讲堂，带到了黄浦江畔和清华园里，为这片土地招揽着开创下一个“天河超算”“杂交水稻”奇迹的星火。

思绪飞扬间，我已穿行橘子洲大桥。江风猎猎，吹动着杜甫江阁的檐角风铃。这座为纪念诗圣而建的古阁，与橘子洲头隔江相望，构成一场穿越千年的对话。杜甫在湘江船上病重时，仍写下“战血流依旧，军声动至今”的关切；而青年毛泽东则在此中流击水，发出“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”的宣言。历史的悲怆与革

从左家塘搬到井湾子整十年了，但凡读书的日子，我都会去打卡两回。早上送女儿去鸿铭小学，晚上接她回家。

十八年前，我卖了星沙的房子“回城”定居左家塘。这里街巷间藏着现代工业的旧痕，曾风华灼灼的岁月随时光淡去，却总有人能从记忆的尘埃里，将旧日的鲜活片段拾起。最是那间棚子式的棋牌馆，石棉瓦遮挡不住冬寒夏暑，却四季坐满了人，热闹不散。退休的爹爹们自带一壶泡得醇醇的浓茶，牌桌上一坐，指尖起落间，打发了闲暇，更将那些“城南旧事”，唠得活色生香。

身材高而干瘦的老长信，说话有点粗鲁，嗓门又大。他对这一带较熟悉：“左家塘啊，可是块风水宝地。那些年，谁家要是有人在这里上班，邻里都会高看他一眼。长钢风头正盛时，几千号工人三班倒，映红半边天的高炉，日夜不熄。如今这几个宁静的小区，以前都是我们钢铁厂的地盘。”老长信爱炫耀他的过往。

“要说当年啊，你们钢铁厂食堂那叫一绝！大块的五花肉炖得酥烂，油光锃亮地浸在汤汁里，香得能勾出魂来。工人们用铝制饭盒子满满当当装着带回家，一路上肉香外溢，盖过了自己身上的橡胶味，我哈喇子流好长呢！单位效益好不好，看食堂福利就明白。哈哈！”湖南橡胶厂的老头接过话，眼里泛起了光，说到后面，舌头打转，自己吞了一把口水。

他话锋一转，又自豪地补充道：“咱橡胶厂也不含糊，正经军工企业。起初专做军鞋军服，最出名的就是雪峰牌胶鞋，在那计划经济年代，大领导都穿过哩！几百亩厂区里的马路，漂漂亮亮干干净净，路两旁整齐排列着鞋帮车间、包装车间、炼胶车间和成型车间，机器轰隆，现在想起来历历在目。”这老头估计是退休财务，记得些专业名词。

“你们别吹了。我们衡器厂的，从不羡慕你们两个厂，就凭曙光电子管厂。那儿漂亮妹子多，还个个高挑。怪不得，当年建厂时职工大多从北京电子管厂调过来，北方人天生占身高优势。没结婚时，我们常住妹子山的曙光宿舍跑，哈哈。”

“快别说了！你家婆婆子来了！”对面老头故意压低声音吓唬他。

“这又有事，老夫老妻了。”嘴上硬气，但他还是顺手按住正在抓的那番牌，身子往后一扭张望。大伙顿时笑成一团。男人至死是少年，哪里是打牌，打发日子罢了。

命的豪情，在此处交织。而今天，江阁之下，是悠游漫步的市民，是依偎低语的情侣，是追逐嬉戏的孩童。他们的脸上，洋溢着的是安宁而满足的闲适。

这或许就是“后天下之乐而乐”在今日的一种写照吧。长沙，这座连续17年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省会，将其历史的厚重，巧妙地转化为当下生活的温度。那“乐”，就藏在五一广场不眠的灯火里，藏在文和友喧嚣的烟火气中，藏在每一个普通人爽朗的笑声里。这幸福感，并非从天而降，它正是百年来，无数仁人志士“忧”其所“忧”、为之奋斗牺牲所换来的“乐”之果实。

大河上下“忧乐”滔滔

邓志刚（法律工作者）

江心的橘子洲，如同一艘永不沉没的巨舰。登洲而上，那栋写满沧桑的海关公廨默然伫立。发黄的墙壁上，刻着的是一个民族忧患的印记——1904年，长沙开埠通商后这里成为海关税务司办公场所，贸易税务等重要职权由洋人一手操控，是国家屈辱的象征。而如今，它新晋为游客探访长沙近代史的热门景点，不远处，是穿梭不息的景区小火车，是满载货物、启程远航的千吨级货轮。昔日象征主权沦丧的“忧”之地，今日已成游人如织、经贸繁荣的“乐”之土。这把“国门的钥匙”，早已被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，牢牢地放回了自己的口袋里。

这番历史的巡礼，最终将我引向了湘水汇入洞庭的岳阳楼。登临顶层，烟波浩渺，天地顿开。范仲淹那声穿越千年的长叹，仿佛就回荡在这水天一色之间。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——此刻，我对这“忧乐”二字，有了更深切的理解。它并非割裂的两个阶段，而是一种精神的一体两面。从岳麓书院的传道济民，到橘子洲头的世纪回眸；从省委、市委招才引智的深谋远虑，到长沙街头寻常百姓的灿烂笑容；从杜甫江阁的历史余韵，到海关公廨的今昔对比……这一切，都在“忧乐”的宏大框架里，找到了各自的坐标。这“忧”，是清醒，是担当，是未雨绸缪的奋进；这“乐”，是自信，是从容，是苦尽甘来的分享。

洋风吹醒了一百多年前的橘子洲，酸涩的味道早已随流水远去。岳麓书院在“实事求是”的指引下赓续文脉，岳阳楼坐拥“洞庭天下水”而通达世界。一个自信、自强、自励的现代化新湖南，正装点着今日中国的画卷。

“愿消天下苍生苦，尽入尧舜舜日中。”江流不息，忧乐滔滔。这回响，深沉而悠远，理应，也必定会添上我辈的一份。

坐拥风华的左家塘

朱鹏飞（高级会计师）

那八年里，我常在长沙这些街巷间穿梭。走进曾经的湖橡地界，空气里似乎飘着若有若无的橡胶味，恰与老樟树清香缠在一起，成了独有的气息记忆。转到曙光电子管厂厂区，苏式筒子楼的红砖墙历经岁月打磨，成了最鲜明的时代印记。妹子山斜坡上贴满了广告，我常琢磨那些租房、卖房信息，从字里行间揣测到曾辉煌的企业，在时代大潮中又衍生出了新的使命。

原以为我会在左家塘老楼里安度余生，奈何停车难成了绕不开的坎，我决定换个停车方便的小区。如今，家离左家塘9公里，岁月轮回，却每天送女儿来读书。遇上雨天，叠加韶山路修地铁造成的“肠梗阻”，硬生生熬上50分钟，还得折回雨花亭上班。走走停停，车上最忙活的当数刹车了。

搬到井湾子时，女儿刚学会走路，现已亭亭玉立。六年的小学生活，补足了她在左家塘的履历不足。她最喜欢借校门口文具店老板电话联系我，常在那里买点文具。有回，车子蹭蹭了一下，我迟到1小时。学校门前那条人挨人的巷子，见不到一个学生了。找不到女儿，我大声喊她名字。文具店老板娘立马应答，说她刚刚走，估计是坐公交车回家了。

回到家，女儿受了委屈似的。我逗她，你一周坐车的路程超过爸爸大学前坐车的路程，要不转到家门口学校吧。女儿斩钉截铁地回答：“我坚决不，就爱到左家塘上学。”女儿的回答，坚定了我的想法，左家塘或许存在某种资源的价值，付出点人力成本和交通费，值得。

我有时去上级单位办事后，回家时顺便接女儿。时间充裕的话，我都会提前下车，钻进这些街道里溜达。有一回，我窜进曙光电子管厂老厂区。斑驳的墙面上，爬山虎蜿蜒缠绕，悄悄包裹着岁月痕迹；几栋工业老厂房错落排布，多了几分整洁利落。改造后的创意产业园，工业遗存与现代艺术和谐交融。生锈钢道成了打卡网红的地标，高挑空旷的旧厂房变身艺术展厅，齿轮纹路成了文创设计灵感源泉。那些无法收回的“沉没成本”，化作了可触摸、可感知的“工业记忆”。独特的工业基因植入到旧空间的商业语境，老建筑焕发出新生命力，让城市现代吸引力里多了份历史厚重感。

左家塘坐拥风华，乃我心安之处。有天妻子开玩笑，那房子楼层太高，要是装了电梯，我们是不是还会搬回左家塘。

橘子洲红了，因为火烧云。

在长沙看火烧云，只有八九分钟的黄金时间。火烧云不等人，时间一过，就得等到某月某日某时了。而且，就算到了那时刻，火烧云也不一定会出现。老天爷的脸说变就变，自不由人。

我第一次知道火烧云，是在橘子洲。

夏天一个傍晚，六点多钟，我应邀到湘江橘子洲对面的码头参加游泳队组织的游泳活动，突然间，水面掀起滔滔澎湃的红光，连在水里划动的手臂，都红得像根胡萝卜。同游的谢老师指着岳麓山上的天空说，那是火烧云，长沙一年难得见到几次。我们纷纷将蛙泳、自由泳等改为仰泳，以便于卧波观看。

橘子洲上火烧云

瞿佳（黎都社区居民委员会副主任）

也许山的那一边，有人在烧火，把云烧得红旺旺的。有的云像花瓣，洒下片片红。有的云像木炭，飞溅团团红。有的云像线条，写意曼舞红。有的云如龙似马，还有的云，挤挤密密、重重叠叠地交头接耳，把“语言”射向湘江和橘子洲。我的耳朵贴着水面，中流击水时，隐隐约约“听”到了一些沉浮的秘密。

江面辽阔，湘水奔流。此刻的湘江是一张红毯，我们躺在红毯上，顺水滑行。橘子洲上的房屋、树木披上红妆，行人像红色的火苗。橘子洲上的伟人雕像，镀上了一层红。这位引领红色革命的巨人，把天上红色的云，引到大地，燎原成红色的江山。

橘子洲红了，像一个火盆。湘江水也红了，红得像血管。风拂水面，轮船鸣笛，同游的泳友们围绕橘子洲，缓缓地展臂，挽火烧云在水中漫游。火烧云绚烂了长沙城，在它的映照下，橘子洲头，伟人的目光坚定有力。和他的眼神相交，刹那间，我感觉身体炙热，生长出一股力量。

没有一滴湘江水是重复的。它从秦皇汉武流传至今，它从永州蓝山出发，穿行了900多公里，经长沙，洋洋洒洒；入洞庭，浩浩荡荡。湘江是有血性的，只要河床在，它的记忆就会永远积淀。在橘子洲，湘江见证了峥嵘岁月，命运的呐喊、奋起的壮志。火烧云打的烙印，是纪念也是唤醒。

这一把火烧云，点亮了橘子洲的厚重和湘江的绵长。忆往昔，屹立于橘子洲的伟人，在这里游泳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。现在，沉稳的橘子洲，是湘江蓬勃致远的心脏。在橘子洲游泳，我们的每一次划水起伏，或许打动了某处心扉，揭开了某段历史。

江边有钓鱼的人，一人一竿，眼睛始终不离开水面。和阔大的橘子洲相比，钓鱼人实在渺小，游泳的我们，更是小到成为橘子洲边的一条鱼。来来往往的船，熙熙攘攘的人，可能会影响钓鱼人的收获。好几位行人走过来看情况，钓鱼人一笑，说坐在江边就是一件幸福的事，不必在乎钓了多少鱼。

行人疑惑。钓鱼人说，橘子洲是独一无二的，这里还有杜甫江阁、朱雀渡，再多走几步路，就到了岳麓书院，都是有味道的“鱼”，品这些就够了。水里的鱼，算不了什么。

话至此，长沙人的豪气迸发出来。旁边有人大声说，手一挥，就钓到了一首诗。随便走，吹过的风，也许就是少年时的那阵风。江边逐渐热闹起来。吹拉弹唱的，练太极拳散步的，汇成了人流。橘子洲灯火明亮，像睁大的眼睛。两岸的高楼透着光，给城市带来温暖和烟火。

其实，我们游泳，游的是心境，只要融于水，就会像水一样，自由深邃。只要托于洲，就会像土一样宽厚朴实。这场火烧云，醒脑又热身，放大了强烈的提示。

以前的火烧云，也曾滚凉了湘江，烧热过橘子洲。橘子洲和湘江，连着骨头和血液，铸造我们的身躯，注入挺直的灵魂。我们哪怕是去吃碗粉，也要在烟火气中突出这座城市的个性。像火烧云一样，一出场就霸蛮，硬是要铺天盖地红艳艳。这时，又有不少人陆续下水，游向橘子洲。泳友们说，到橘子洲边游泳的人，从未间断，除了渴望遇见火烧云，更多的念想可能是传承、寻找一个足迹，寻求一种精神吧。

图虫 供图